

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是一個平凡而微不足道的人。面對社會上許多繁複的問題，我只能安份守己，盡量躲避。不是嗎？我可以做些什麼？……

盡我能力，我只有可以幫幫隔壁的老婆婆，替同事們解決一些小困難。不過，這只是些治標不治本的行動，並沒有多大作用。從報章及廣播中，我知道很多世界大事，但是，對這些大事，我究竟可以做什麼呢？……



——有人認為「政治」是大騙子，是污穢的東西，是一種手段。總之，是可怕的。

——有人認為「政治」就是革命，是反抗暴力的暴力。要改善世界，非用暴力來爭取不可。

〔5〕 面對著暴力的生命



當一個丈夫打他的妻子時，這顯然是一種個人直接的暴力；但當一百萬個丈夫同時束縛着他們的妻子，使她們變得愚昧無知時，雖然沒有人因肉體痛苦而呻吟，却是一種有組織的暴力。這種暴力雖然不似得一個人謀殺他的兄弟般明顯，但暴力在這情況下已經存在。

若有人在18世紀時因肺病而死，我們不能說他受暴力的殘害。但今日，在發展中的國家或貧民窟裏有人患上肺病而我們見死不救，這無疑就是一種暴力了。

你不妨想想：凡不是為了保護、愛惜弱少者而付出的力量，便可能參與了一種的暴力！





這是公元後17年，羅馬軍官配戴的一把短劍。劍使羅馬人獲得了統治權，但也產生了被統治者的反抗。當時在巴勒斯坦一帶的猶太愛國份子便偷偷地懷着匕首，不時暗殺羅馬官員。

猶太的民族主義者——奮銳黨

奮銳黨（ZEALOTES 希臘文意為熱誠者，奮銳之意）源起於公元初年，創始者為迦瑪略人猶達（JUDAS OF GAMALALA）或稱為加里肋亞人猶達（JUDAS THE GALILEAN）。羅馬人稱該黨為匕首黨（SICARII）土匪或山賊。他們的基地設於猶大的曠野和山洞。

宗旨

他們是一群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仰望達味王後裔默西亞來臨復興以色列民族。因看到制止未來默西亞實行復興工作的就是羅馬帝國，故相信以暴力來脫離羅馬政權管轄，以謀求民族的獨立自主，作為天國的開端。他們時而進入城市，作游擊戰，每逢慶節便採取更頻密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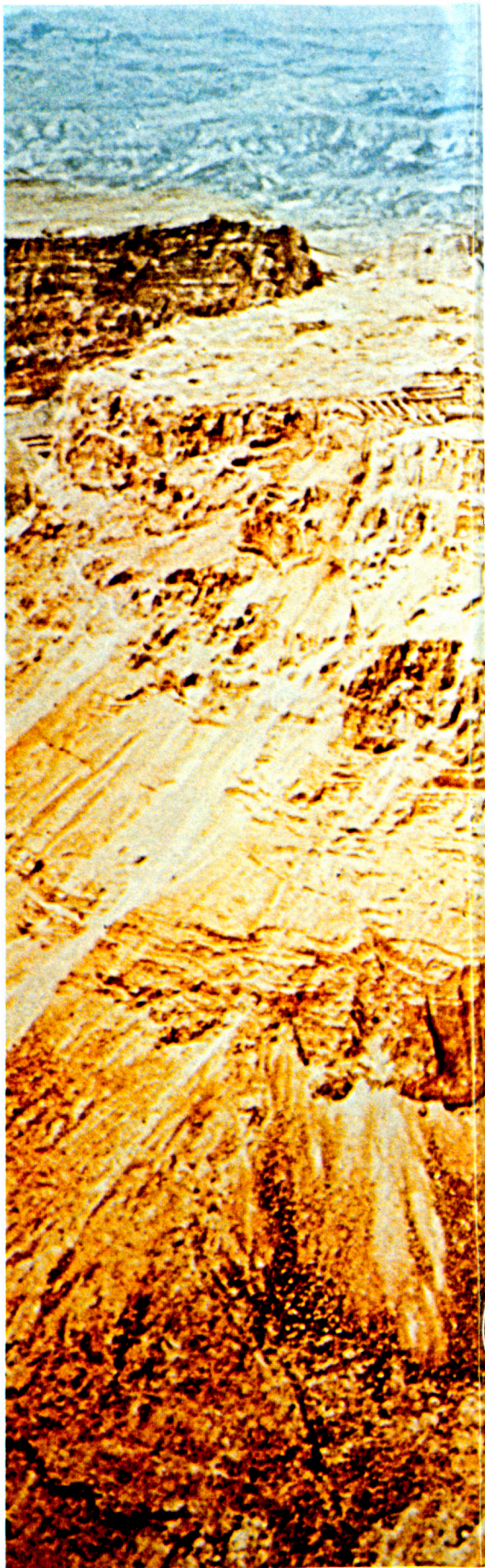
主張

黨人絕對肯定猶太要全心欽崇一個主，而不能承認羅馬皇帝為主。更不能向羅馬皇帝納稅，因為這樣做等於承認臣服於皇帝。至於戶口調查統計，當然亦不予接受，因為一來接受戶口統計是臣服的表示，二來登記之後便要納稅，所以他們與羅馬人或是那些與羅馬人合作的人，都是勢不兩立的。

被羅馬人殲滅經過

約於公元8年，羅馬將軍季黎諾·瓦洛（QUIRINUS VARUS）率大軍從敘利亞南下，鎮壓加里肋亞。為肅清暴動份子，將兩千猶太人釘在十字架上。奮銳黨的創始人便在這時喪生。

約公元66年，他們決心推翻羅馬人的統治。以往零星的游擊戰便成為掀起了整個民族的戰爭，黨的領導人為若翰（JOHN OF GISCHALA），結果羅馬派遣將軍提托（TITUS）攻陷耶路撒冷。最後猶太戰士在聖殿抵抗至死。其中約有一千人逃至猶太山脈東麓，死海旁的瑪撒達堡（MASADA），全力抵抗歷三年之久，終於壯烈自殺犧牲。



耶穌與奮銳黨

耶穌門徒當中有一位曾是奮銳黨的人，他的名字是西滿。當時亦有很多人希望耶穌是奮銳黨所期待的民族英雄默西亞，連耶穌的門徒也有這種企望。最後，在審訊耶穌時，人們也以他是奮銳黨中人作為罪名。就連他的門徒保祿也被誤認為匕首黨人。

相同之處

耶穌在態度上及談吐上確實有些地方不難令人列他為奮銳黨的一份子。例如他反權威的態度、要求人不怕死、絕對跟從、公然進入耶路撒冷的煽動性行動，及在聖殿中對商人的驅逐。他的言論也有很多與奮銳黨人相似的地方，例如：「天國是以猛力奪取的，以猛力奪取的人，就攫取了它。」（瑪·11：12）

「我來是為把火投在地上……是來送分裂……。」（路·12：49—51）

「沒有劍的，便應當賣去自己的外衣，去買一把。」（路·22：36）

「向俘虜宣告釋放……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路·4：18）

「我來不是為帶平安，而是帶來刀劍。」（瑪·10：34）

不同之處

但是，耶穌並不是奮銳黨人。他與他們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在態度上可以顯示出耶穌並沒有政治的目標、革命的計劃，他亦不利用一些敏感的事件來煽動各羣衆，他不避開對納稅問題的爭執，他並不崇尚武力。是一位騎在驢子上的溫文的人，主張要去愛仇，透視失敗的表面，以為最偉大的應是為人服務的人。並耐心地等待天國的來臨，並不以暴易暴地去反抗別人的拘捕。



保護生命

在社會上，人應有生存的權利——人的權利。任何組織及機構都應是為了保護人的生命及這權利而存在。

我不應再是這社會的旁觀者，我要積極參與建樹的工作。

我要開始在我的心內，消滅報復、仇恨、自私和自利的思想。